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精選

9 昔年文教追憶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K250.6
14·9

WENSHI ZILIAO CUNGAO XUANBIAN JINGXUAN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精 选

⑨

昔年文教追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昔年文教追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3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ISBN 7-5034-1801-X

I. 昔… II. 全… III. ①文化事业—文化史—中
国—近代②教育史—中国—近代 IV. ①G129②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510 号

责任编辑:于保政 封面设计:兆天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 编:102612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3.25 字 数:41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320.00 元(全 10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录

昔 年 文 教 追 忆

新闻报刊

自报纸诞生之日起，人们的生存现状便成为新闻媒体追踪的惟一目标。民国时期，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社会生活跌宕起伏，从而为新闻报刊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而大千世界也因新闻报刊的存在而愈加生动和精彩起来。

- | | | |
|-------------------|-------|-----------|
| 忆北洋政府后期的北京新闻界 | | 林 华(3) |
| 漫忆民国时期上海滩旧派文艺期刊 | | 郑逸梅(14) |
| 琐忆 20 年代的上海报界 | | 陈冰白(21) |
| 《时事新报》与北洋政府打官司亲历记 | | 张云雷(27) |

《大公报》在天津	汪松年(30)
南京《中央日报》回忆	陆铿(45)
我和黄少谷及《扫荡报》	万枚子(58)
回忆蒋经国发行的四家日报	李白江(66)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国际宣传活动	米蒲(71)
抗战时期上海新闻界琐记	顾晋琦(80)

图
书
出
版

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业群雄并起，竞争激烈，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大书局，靠自己的实力而执出版业牛耳；恃仗国民党权势的正中书局却后来居上，欺压群雄；著名的三联书店的前身——兄弟图书公司，则因坚持进步的出版宗旨而屡遭打压，艰难行进。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有的已成过眼烟云，有的却在时代大潮中巍然矗立，历久弥新。

漫谈旧上海的图书出版业	朱联保(87)
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	刘廷枚(97)
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争讼	宋云彬(112)
回忆抗战胜利前后的兄弟图书公司	吴仲(117)
国民党正中书局之见闻	黎子遗(128)
垄断教科书印行的“七联处”之始末	刘寒英(139)
辛垦书店内的国共之争	陈离(148)

电影戏剧

银幕和舞台并不大，上演的内容却是纵揽上下数千年历史风云，横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逼真地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的同时，戏剧电影业自身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也是一部情节丰富的历史大剧。

- | | |
|---------------------|----------|
| “陈家党”夺取电影检查权经过..... | 吴研因(159) |
| 张瑞芳、石挥与北平学生剧团 | 党庆松(164) |
| 汉剧在武汉..... | 杨 铎(167) |
| 旧北京京剧界的几个戏霸..... | 张文钧(183) |
| 我与西河大鼓..... | 王艳芬(192) |

教育

民国的历史是纷乱的，民国的社会是动荡的，民国的战争是频繁的，在这内忧外患齐集、天灾人祸交迫、百姓生灵涂炭的时代，有一群志士仁人始终胸怀教育报国的理想，不避艰险，呕心沥血，尽最大努力保民族教育之国脉，育振兴中华之精英。尽管他们努力的方向和结果不尽相同，但这个过程均应载入史册。

- | | |
|--------------------|----------|
| 五四前后气象万千的北大校园..... | 刘元功(207) |
|--------------------|----------|

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	周谷城(222)
复旦大学杂忆	朱仲华 陈于德(227)
西南联大的学习与生活	阙 敏(242)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大学	张 任(249)
回光返照的萃升书院	冯国祥(254)
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孙序裳(264)
北京第一所近代中学——五城中学	张心澄(272)
我所了解的平民教育促进会	堵述初(277)
倡建教师节运动始末	邰爽秋(290)

文
化
人
物

素享“怪诞”盛名的辜鸿铭，其实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巨擘；蒋光慈夫人追忆田汉，国民党将军怀念徐悲鸿，别有一番滋味；京剧名家马连良对儿子的教诲，“商务”先贤高梦旦对出版业的贡献，所有这些至今仍有宝贵的借鉴作用。

回忆输出东方文化的辜鸿铭	沈来秋(297)
忆田汉老师	吴似鸿(308)
浪漫文学家郁达夫在闽两年记	黄毓泌(319)
追忆徐悲鸿先生	邱行湘(327)
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二三事	韩希愈(334)
忆父亲马连良的教诲	马崇仁(336)
高梦旦与商务印书馆	郑贞文(339)

我所认识的新闻记者陈香梅……………江祖模(348)

其
他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国民党当局却视之为有碍“国际体面”的“反动”事业，必欲置之于死地。回顾这段历史，令人惊异，也发人深省。

回忆反对废止中医案的长期抗争……………秦伯未 张赞臣(355)

新闻报刊

自报纸诞生之日起，人们的生存现状便成为新闻媒体追踪的惟一目标。民国时期，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社会生活跌宕起伏，从而为新闻报刊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而大千世界也因新闻报刊的存在而愈加生动和精彩起来。

忆北洋政府后期的北京新闻界

林 华 *

●《京报》创办人邵飘萍叹息：在此军阀横行的时候，我们新闻记者天天有危险。最终他果然毙命于奉系军阀的枪口下。 ●《社会日报》创办人林白水，因写短评触怒权贵，被军阀张宗昌抓去枪毙。 ●《北京晚报》创办人刘煌因一则小社会新闻获罪，虽经同行多方奔走保下性命，但刘从此灰心改行。

北洋政府后阶段，是从段祺瑞被拥为执政起，到张作霖被拥为大元帅止。段祺瑞于1924年冬天执政后，公布善后会议条例，欲重行分配大小军阀地盘。此时他用多边拉拢的手法，对北京新闻界尽力扶植，期望为他的政府鼓吹。所以在这个时期，北京新闻界新办的报社，如春笋怒发，空

* 作者林华即华觉明，曾创办复旦通讯社。

前活跃。兹将其重要报社及与政治有关者分写于次。

关于日报方面

北京《晨报》是由进步党的机关报《晨钟报》改组而成的。创办人有汤化龙、蒲殿俊、刘道铿等。编辑人有陈博生、蒲止水（蒲殿俊化名）、孙伏园、林仲易等。该报系以阐扬法治、打倒国内外强权、提倡新文化为努力的目标，对五四运动，有莫大帮助，对国民党的偏至民权论，则不苟同。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时，该报每天必有一条消息，报道孙的病状，标题称“孙文昨日病况”，天天如是。在国民党看来，该报对孙不尊敬，很不满意。对国民党一些措施，亦多有批评。1925年11月间，国民党党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朱家骅率领工人学生数百人，到顺治门大街捣毁该报馆，并要点火焚烧，经军警救护，没有烧成，但该报损失甚大，经过相当日子，始复刊。复刊后的作风，仍是不与国民党妥协。到了1928年6月，北伐军队已进驻京郊，该报即自动停刊，并发表《告别读者书》一篇。该报基金不弱，销路广大，营业收入足以自给自足，似没有收受任何方面津贴。对北方军阀的混战，只报道新闻，不偏不袒。北方军阀也不很讨厌它，该报报人没有受到逮捕。当时该报言论，对华北各大学学生有相当的吸引力，确是北京大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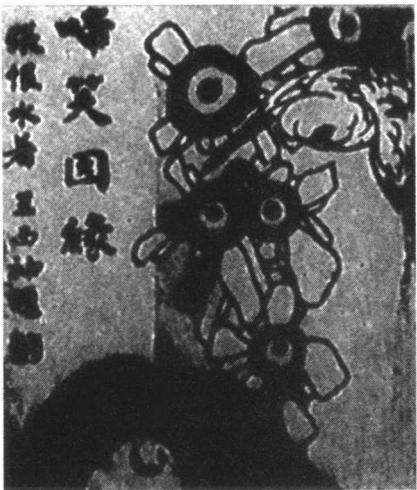
北京《京报》创办人邵振青，号飘萍，浙江杭州人，少年时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执新闻记者业。邵手笔生动泼辣，记忆力强，有辩才，具有新闻记者天赋。随后来北京独立创办《京报》，与国民党吴敬恒等人很熟识，吴敬恒时在该报发表论著。过不多时，《京报》的销路几与《晨报》相等，声名日彰。1924年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成立，邵与执政秘书长梁鸿志都是新闻界旧人，梁对邵当然特别援助。只因邵用钱满不在乎，报馆的开支日增，不能不向别方面活动，遂与其他军阀发生关系。1926年冬，奉系因郭松龄倒戈问题，与国民军冯玉祥反目，联合直系吴佩孚残部，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



邵飘萍

京津四郊成国、奉、直各军战场，所谓执政府已成僵局。北京治安由国民军鹿钟麟、李鸣钟等部维持。邵的《京报》对冯玉祥的反直及驱逐溥仪出宫等非常举动特别赞扬，冯对邵很器重，于是冯、邵就成了密切的朋友。在当时邵是北京新闻界进步分子。当国、奉各军在京、津对战时，《京报》的新闻报道尽力为国民军鼓吹，有时对张作霖出身及奉军不好的秩序难免不翻翻旧账。张已将这些事记在脑中，所以国民军退出北京，首先下令捕邵。邵知道奉军进入北京于他不利，已先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某一天，接家中电话说两位太太打架，邵急忙叫一汽车秘密回魏染胡同家中看看，汽车刚到门口，便衣队就把邵带走。北京新闻界以邵平日对同业很热情帮助，就由《北京晚报》社长刘煌约集管翼贤、成舍我等20余人，协商营救方法，决定由刘煌带头同管翼贤等齐赴顺城郡王府谒见张学良，请求释放。他们到了顺城郡王府，张先不见，后来得刘煌北京大学同学张煊的疏通（尔时张煊是张学良秘书）始见。张学良说飘萍也是他的朋友，他曾助过他，也很同情他，因为过去几个月他的报上时常宣称他父是土匪，所以沈阳总部决定逮捕他，现在已解往沈阳了，如何处理，要候总部发落，他不能作主。代表再三央求，张一味婉言敷衍，并说邵通赤，代表遂退出。张煊送出大门，刘煌问张煊究竟解走没有，张煊说大概还在警察厅，代表们欲再转去求张学良开释，又恐连累张煊，便即赴北京卫戍司令部见王怀庆。王说夜间顺城郡王府有会议，我当向张司令（时任奉军先头司令）谈谈。代表等守至夜深，王由顺城郡王府回来，向代表说已向张谈过，没有结果。次日拂晓，邵飘萍已在天桥被枪毙，其罪名是“宣传赤化”，因此《京报》即歇业。1928年国民党军入北京后，邵夫人汤修慧要求复刊，被允准照办。后因刊载改组派反对蒋介石消息，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一次，旋又复刊，于七七事变后，正式停刊。

北京《世界日报》社长成平，号舍我，湖南人，北京大学文科毕业，曾任上海《国民日报》编辑。1925年成来北京，在石驸马大街独立创办《世界日报》，约其同学吴范寰及师大毕业生黄少谷等人相助。成勤恳苦干，社长、经理、探访新闻等事，由他一人兼干。听说当时财政部次长贺德霖在机器设备方面，对他有过帮助。后来业务发展，又约张恨水、张慎之、张友渔、左小红等人为编辑。张恨水所著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两小说在该报附张（即副刊，后同）登载，很受学界及社会一部分人士欢迎；同时该报对教育新闻很重视，对于某教育总长压制进步学生运动等事，尽力帮助学生方面，又因成的夫人杨璠是女师大数理系毕业生，对女师大学生运动尤其特别支持。由是该报声名时振，销路日增，营业情形也不弱。1924年冬，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对该报有相当补助。但该报



《啼笑因缘》封面

对于段政府政策，并不信口鼓吹，有时仍加以批评。1927年张作霖帅府成立，适张宗昌来北京，该报登载了一条不利于所谓鲁军消息，张宗昌据报告，即派宪兵司令王琦把成舍我捕走，情势很严重。北京新闻界管翼贤、刘煌、华觉明、季迺时、龚德柏等50多人，赴宪兵司令部要求见王琦，请予释放。王允转陈张宗昌从宽处理。过几天成的夫人杨璠因成舍我平日与做过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有夙谊，请孙斡旋。孙具函致张宗昌，请予释放，张即写一纸条交王琦，谓成舍我一名送交孙总理查收。

从此成很灰心，就把《世界日报》事

情交其经理吴范寰主持。南京政府成立后，成到南京创办《民新报》，旋又赴法考察，与李煜瀛发生关系，随做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大学秘书长，其南京的《民新报》及北京的《世界日报》仍由成兼管。《世界日报》于七七事变后自动停刊。

北京《社会日报》 福建人林白水创办。因林的汉学有根底，文笔生动、泼辣，对北洋政府腐败政治，敢直言无隐。每写论评，能中肯要，所以该报在北洋政府前阶段，颇受社会上一大部分人欢迎。当时做官搞钱的，如安福系、交通系很畏惧他，很敷衍他。徐树铮、潘复帮过林的忙。1924年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在《社会日报》做过编辑，当然对林特别支援。但段政府在军阀混战下，局面一天不如一天，所有津贴报社之钱，难以付出，即一律取消。林为他的报馆求生存计，不能不向他方有所活动。

1926年12月，张作霖由沈阳移驻天津，并通电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不久，吴佩孚、张作霖同时入京会商大计。会毕，吴指挥直



林白水

系残军南下抵挡国民革命军，未几吴在湖北惨败。北京方面盛传顾维钧摄国体制要改变，由张作霖为大元帅另组内阁，以潘复为国务总理等等。林白水突于此时以讽刺的口气在《社会日报》上写一短评，其题目是《智囊与肾囊》。内容大致说晁错是汉景帝的“智囊”，今有某要人是某“长体将军”胯下的“肾囊”云云。潘复看了自不高兴（此时潘复似是顾维钧内阁的代理财政总长，张宗昌体长，人称为长体将军），就拿着原报找张宗昌。不料张看完后，就在原社评上批“枪决”二字，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执行。王带便衣队火速到《社会日报》馆把林白水捕去，不问情由，立予枪毙。《社会日报》从此就关门了。

北京《益世报》 社长杜竹轩，经理张汉儒，主笔言旨微，是天主教的机关报。起初日出两大张，每天能销四五千份，是北京老报、大报之一。该报虽然以传教为目的，但因言旨微是个资产阶级政论者，对于当时北洋政府的措施不时加以评论，对于政府的资助也接受。段祺瑞的执政府初开锣时，北京各报社除《晨报》外都给应酬费，《益世报》也不例外。张作霖政府时，该报的作风未变，但未拿奉系之钱。后因竞争，新闻报道落后，营业不振，延到七七事变后歇业。

北京《黄报》 是帝制余孽薛大可主办的，薛曾任北京《亚细亚日报》总编辑。段祺瑞出任执政时，薛在顺治门大街创办《黄报》，日出一张，印刷干净，其言论有时也很出色，社会上订阅的也不少，后因段政府取消津贴，经费无着，搞不多时就停版。该报总编辑周某，湖北人，是北大毕业的，文笔很敏捷，也算当时报界能手。

《北京日报》 由广东人朱琪主办。1916至1920年，该报的消息极敏捷，经济方面得交通首脑梁士诒的支援，每月能定期刊载五条铁路广告，收进广告费不少，尚能勉强支持。同时该报附印消闲录一张，专门谈八大胡同妓院及戏剧界动态，很受社会有闲阶层的欢迎，因之该报销路也不弱。到了段祺瑞执政时，对该报虽特予资助，为时不久又取消。同时随消闲录停刊，报上的新闻也赶不上其他大报，销路就锐减了。后该报经济拮据，又与其他不相关的数家报馆联合起来，共编一张政治新闻，换过报头，各印数百份专送机关、铁路局，搞点广告收入支持局面。这样一来当然被时代淘汰了。

《顺天时报》 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侵略工具。该报日出两大张，由日本人任社长，编辑雇用中国人。该报因为不受中国军警检查，在报上能胡说八道，越离奇的消息它越登载，有好多不满当时现状之作多被采用。同时该报附张主办人过听花，是个中国通，住北京多年，与名伶谭鑫培有交情，熟悉北京伶界情形。其附张上专捧剧界，经常举办菊国选举，

每订阅《顺天时报》一份，给选票一张。记得菊国选举第一次揭晓，当选“总统”的是谭鑫培，得票2万多张，第二次当选“总统”的是梅兰芳，亦得票2万多张。此外，因其所载消息离奇特别，社会上莫名其妙，认为它敢直言无隐，多订阅该报，所以该报在北京社会上能够销一二万份。

筹备洪宪帝制时，《顺天时报》对反对帝制消息尽量披露，每天增销数字很多。袁世凯怕日本，一向重视该报，天天要看。大典筹备处为欺骗袁计，每天把《顺天时报》改印一份，尽载好听的消息送袁阅看。

段祺瑞执政时代，《顺天时报》的作风仍是信口开河，以挑拨离间为能事，生怕中国不乱。中国政府无法制止，军阀也不敢惹它。后来国民党在北京成立了党部，始用秘密禁送、禁阅方法把它搞走。

《北京舆论报》由江苏人侯疑始主办。侯为当时北京名士，其社论虽是旧的一套，但尚平正，执政府亦给津贴，社会上尚有订阅户，为时不久因受经济影响停刊。

此外，北洋政府后期的大报中，尚有《日知报》、《京津时报》、《铁道时报》等。为时不久，因段政府停付津贴均停版。

关于晚报方面

《北京晚报》北京大学法科毕业生刘煌（号仰乾）于1923年创办，北京之有晚报是由该报开始。其初，刘煌因搞铁路广告，不断与直系交通总长吴毓麟接头；吴亦多方援助。外间遂谓刘煌是直系，《北京晚报》是直系机关报。当时刘煌年轻肯干，每天坐汽车访新闻，所以消息很快敏，颇受社会欢迎，销路兴旺，营业收入也能自给。段祺瑞执政，对该报亦照例资助。有一天该报得沪电，谓江、浙战事爆发，沪宁铁路不通（刘煌有一同学在上海某国领事馆工作，刘煌约其为该报打专电，这个电讯是用英文拍来的，军警方面没有检查出来）。执政府认为《北京晚报》与直系有关，有意与政府为难，特令京师警厅把刘捕去关监。嗣经多方疏通，又有官电证明江、浙确已发生战争（指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与江苏军务督办杨



鹿钟麟

宇霆所带的奉军在上海附近开火),《北京晚报》所载不是造谣,遂将刘煌释放、晚报准其复刊。

1925年,奉军与国民军在京津近郊作战,直系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讨伐冯玉祥,北京治安由国民军系所派的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负责。有一天《北京晚报》登载了华威银行发生铜元票挤兑风潮,鹿钟麟认为扰乱金融,蛊惑人心,把刘煌捕去。当时《京报》社长邵飘萍与鹿钟麟说得上话,即以援救同业关系向鹿保释。鹿谓刘是直系,邵百口担保刘非直系,今后一切完全负责,鹿始把刘释放。刘出狱后,曾赴《京报》馆向邵致谢。邵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何必客气。在此军阀横行的时候,我们新闻记者天天有危险,今天我营救你,来日我遇祸了,你当然要营救我。言下叹息不止。所以飘萍后来被奉军抓走,刘煌不顾一切为邵奔走呼号。

刘煌出狱后,就灰心不再干新闻工作,改营律师业务,把《北京晚报》交其妹夫季迺时办理。季谨慎酬应,勉能支持。七七事变后该报停刊。

《世界晚报》 由成舍我的《世界日报》附属办的,因为消息灵通,报道敏锐,深受当时社会人士欢迎,能够日销四五千份,遂与《北京晚报》齐名。

《大同晚报》 由龚德柏于1925年创办。龚是湖南人,日本东京大学毕业,为人豪放,不畏强暴,绰号“龚大炮”。《大同晚报》在当时亦很出名,每日销数亦有三四千份。龚在北京办理该报不到两年,军警逮捕和传讯之事,总在10次以上,他仍不气馁。1926年4月间,《大同晚报》登载了一条不利于国民军的消息,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派便衣去抓龚。次日新闻界管翼贤等数十人赴警备司令部请愿营救,鹿未接见。4月14日,鹿招待新闻界说明捕龚原因,并说论事本应法办,因为他是读书人,又有新闻界同人为他讲情,我把他交付诸位,以后让他小心一点,不再这样粗枝大叶,蛊惑社会听闻等语。同时又把所捕的《上海时报》驻京电讯员杨仲华交出。龚、杨和新闻界同人出门时,鹿仍和蔼送出。龚又问鹿,我被捕时所坐的汽车是租赁的,请予发还,鹿当即查明给龚。奉军入京,龚感觉他的性格如再在北京干新闻职业,必有危险,遂歇业,退居上海向南京政府靠拢。龚在上海时曾担任北京复旦通讯社驻沪的电讯员,每月得工资120元,后来又在南京主办《救国报》。

此外,尚有郑知非办的《五点钟晚报》、刘升钢办的《京国夕刊》等七八家,都是拿个报社名义,找个相当介绍人向梁鸿志搞点津贴,或在国民会议筹备处搞个名义以支持业务,为时不久,均各自歇业。